

“最可爱的人”从这里出发在这里凯旋

本报记者于力、李铮、包昱潇

历经苦难、见证牺牲、奋起反抗，丹东这座英雄城市一路浴血而来，在一个个艰难的关键点上留下坚实的脚印。**大堡机场、三马路、东门外村、凯旋门……**细数那些抗美援朝时期留下的遗址遗迹，或许已不复当年模样，但英雄的精神早已融入丹东的骨血，成就它永不褪去的鲜红底色。

大堡机场：志愿军的战鹰从这里起飞

秋日长空，一碧如洗，万里无云。站在大堡机场那条由六边形石板铺就的旧跑道上远眺，眼底是山峦，耳畔是劲风，仿佛下一秒就能感受到志愿军战鹰飞起时的轰鸣气浪。

在这里启程，呼啸着飞往中朝边境线。70年后，这座位于凤城市大堡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原空军机场依然伫存。

大堡机场于1950年初始建，距中朝边境42公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重要的前线基地，空军第2师，第12师，第15师曾进驻这里，为志愿军空军立下赫赫战功提供了坚强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大堡机场一直用于空军飞行训练，直至1987年12月停飞，由留守部队管理。

在大堡机场内部，仍保留着不少抗美援朝期间使用过的场地与设施。现驻扎于此的中国陆军航空兵某部副参谋长王国民向记者如数家珍：机场联络道两侧在土坡上架起的四幢哨卡，是当年用于停放飞机、监视、若遇敌机轰炸，周围的土坡可作为遮蔽掩蔽之用；在跑道的二层平顶小楼是当年的塔台，塔台里面就是站在二楼的二楼塔台上指挥飞机的塔降，建在山坡顶端上俯瞰高点的苏式建筑就是机场的气象台，所有影响飞行的天气数据都从这里观测而来……时间飞逝，这些当年“叱咤”于大堡机场的设施如今静寂，远山和炊烟一起，见证并记录着志愿军空军的英勇与无畏。

“咱的志愿军空军作战，主要靠缴获。”家住大堡机场旁边的80岁大堡村民张永志说，当时敌机经常来炸大堡机场，“我们的飞行员丢了弹了就飞飞机，那敌机丢人就让人害怕。”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张敬尧告诉记者，从大堡机场起飞参加空战的众多飞行员中，有一位年轻飞行员在大堡机场创造了绝世战绩。1953年4月7日下午4时左右，已在朝鲜战场上出动过175次，击落飞机10余架的志愿军**“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甫·爱迪化·费得尔**年仅19岁的韩德彩击落，跳伞后被俘。

当时，韩德彩在空战中飞F-86机群空战后退逃，正准备报降，突然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部的命令：“快回来，后面有敌机！”韩德彩立即收起油门向四周搜索，发现敌机正在攻击前方的飞机，为解救人质的危，韩德彩不顾自己飞机的油量警告已经归无，加大油门，向敌机冲去，敌机慌忙逃窜却敌不过韩德彩紧追不舍，当两架敌机逼近300米时，韩德彩按动炮钮，一阵疾雨射击，将这架敌机击落，而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正是费得尔。

在抗美援朝对敌空战中，先后有116位飞

行员牺牲，其中有23人长眠于大堡机场北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烈士陵园”，他们都是从大堡机场起飞参加空战后壮烈牺牲的。

秋日暖阳下，陵园正中的“抗美援朝飞行员烈士纪念碑”巍然挺立，上面镌刻着23位烈士的姓名。碑前，来入敬献的菊花随风轻摆，碑后，您悠远眺望望着没有姓名的23座烈士墓碑。

王国民向记者讲了一个鞋帮的故事，原来，这23位烈士之中，曾有位老父亲来到这里想见孩子最后一面，孩子的战友们百般热情地接待了老父亲，称要为他养老送终，称部队绝对不会亏待他，可老父亲却什么都不，只是跪下来求着再看儿子一眼，万般无奈之下，战友们只能打开了那破小小的鞋帮——里面空空荡荡，仅有一个炸烂的飞行靴鞋帮。

“飞行员一旦牺牲，大多很难找回尸体，所以这些烈士之墓都是衣冠冢，里面存有的可能仅仅是一枚没炸烂的铜腰带扣，或是从信盒取来的一顶帽子，一件衬衣。”王国民说。“他们的故事是最好的教科书。”大堡村民支布于发政介绍，近年来，经常有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前来烈士陵园瞻仰英雄——他们生于长空，志存烈日；为国捐躯，英雄无名。

三马路：安东人民的怒吼从这里发出

中秋时节，丹东市振兴区三马路一带道路两侧的银杏叶，悄悄染上了金色。这里是丹东的市中心，街道上车水马龙，两侧商铺户林立，一派热闹景象。

家住三马路附近的95岁老人王景兰说，70年前的**安东（现丹东）三马路**也曾是这样的昌盛，人山人海，络绎不绝。直到1951年的4月，**美机越过中朝边境，对三马路一带先后实施两次轰炸**。

在这次惨案中，99名安东市民被当场炸死，39人受伤，196人受伤，1508间房屋被炸毁，至此，三马路被炸为废墟，血流成河，成了安东人民灾难记忆的血泪与伤痛。

“当时三马路东段有个老戏院，住得很是热闹，第一次轰炸时的炸弹就落在那里了。”据王景兰说，当时炸毁结束后，老戏院子被炸平了，它前面的马路上被炸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坑”，里面都炸坏了，还漏着些水，通……

当年的惨状在老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在安东每一位市民心中烙下了血的印记。轰炸发生后不久，又情惨痛的各行各业纷纷举行集会、控诉游行。当年5月，包含受难者家属在内的代表团更是赴京控诉，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台上是声泪俱下的怒斥，台下是阵阵口号的回应，更有全国人民大喇叭中播出了控诉实况转播。一时间，安东人民的控诉喊遍了全中国人民爱国的角落，激起了全国各界对志愿军空军的崇敬与无限。

然而，此高军勇仍不能侵入安东上区，对城市进行轰炸和扫射。有时候打的是躲躲藏藏，大火烧起来滚滚浓烟滚滚，把太阳都遮住看不见了。”王景兰说。

但安东人民从不认输，这座英雄的城市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红色是他们心中永远留存的颜色与希望。

光阴流转，70年悠忽而过，自废墟上重建

的三马路旧貌换新颜，又一次恢复了勃勃生机。

从曾经的热闹街巷到一片瓦砾的满目疮痍，再到如今的繁华商厦，三马路一路走来实属不易，丹东人民一路走来更属不易，历史无言，但几经变换的风景之下，总有一股精神长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振兴区站前街道办事处三街社区书记庄雪梅介绍，他们经常会邀请一些老党员来到社区宣讲当年三马路抗美援朝的相关事迹，既是为了铭记三马路惨案中安东人民遭受的苦难，也为了传承当年安东人民奋勇向前的英雄精神。

东门外村：反细菌战的枪声从这里响起

从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东门外村东滨河（原东福河）二号桥的干道上下车，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走上几分钟后，就会到达一处毫不起眼的空小场，这周围有狂放生长的杂草、堆积成山的施工用料和不明用途的小平房，着实显得有些“荒凉”，但额头前领袖的孙文军老人说，这里便是当年指证**美军细菌战遗址**。

1952年1月，美军在朝鲜战场发动大规模细菌战，妄图造成战区，朝盟中，朝军队的防务问题，而宽甸地处中朝边境，也成了美军首当其冲的细菌战地区。

1952年3月，宽甸中学学生李思俭在上学的途途——村边米地时发现路边有一土色很新的大坑，坑边土上是炸出来的灰米很厚。正当李思俭疑惑时，他发现坑内的灰米根上爬着许多苍蝇、蜘蛛、周围散落着似石灰一般的白色粉末，坑内还有一个裂成两半的炸弹壳，细心的李思俭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老师。

后经证实，李思俭在坑处发现为一批被毁的细菌弹。

原来，早在1941年，当地的商韩永祥就亲眼目睹了8架美机由西向东飞越宽甸县城，其中一架投下白色物体落入县城东部，但搜寻未果。

这次，县府领导再次组织人员前往事发地，当时在宽甸县民政科任职的孙文军便是这样来到了这处细菌战地区。“那会儿为了避免接触传染，我们都戴着纱布做的大厚口罩，鞋底也用布缠着，全面武装。”

当日，由国内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到达宽甸，经调查检验发现，该枚细菌弹散落的黑烟、黑炭及羽毛上带有鼠疫杆菌及霍乱杆菌。至当年3月22日，宽甸县14个区镇普遍发现美机撒播的细菌弹虫，155个户受到受害，受害区域内出现人、畜感染毒菌患病或死亡现象。

退休前任宽甸县文史志办公室的研究员张瑞发告诉记者，为消除美机撒播的毒菌危害，宽甸县当时是全县出动捕捉害虫。“我当时还在上小学二年级，那会儿老师就领着我们去抓‘外抓虫’，‘张瑞发边说边从地上捡起两根木棍子，说：‘我们那会儿小孩拿着一根木棍子，一头用绳子系住，制成一个简易的鞭子，再配一个纸袋，就是抓虫子了。’”张瑞发说，他抓到了一只老鼠，说：“那些苍蝇小而细长，头黑，翅长，非常好辨认。”



▲归国的志愿军列车驶过凯旋门。

1953年秋，李思俭以见证人的身份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会议，以严谨的事实揭露美军发动的细菌战。

经此一役，宽甸人民不仅没有被细菌战争所吓倒，还开展起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并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第三届卫生工作会议上，荣获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的锦旗一面。

时过境迁，当年的细菌战遗址犹在，当年宽甸人民抵抗细菌战的无畏精神亦在。

凯旋门：最可爱的英雄从这里归来

鸭绿江上，碧水滔滔，“中朝友谊桥”静卧其上，凝望着不会昼夜的涛声。

1958年，就在如今悬挂着“中朝友谊桥”青铜匾额的桥头处，曾架起一座象征胜利的凯旋门，经调查检验发现，该枚细菌弹散落的黑烟、黑炭及羽毛上带有鼠疫杆菌及霍乱杆菌。至当年3月22日，宽甸县14个区镇普遍发现美机撒播的细菌弹虫，155个户受到受害，受害区域内出现人、畜感染毒菌患病或死亡现象。

退休前任宽甸县文史志办公室的研究员张瑞发告诉记者，为消除美机撒播的毒菌危害，宽甸县当时是全县出动捕捉害虫。“我当时还在上小学二年级，那会儿老师就领着我们去抓‘外抓虫’，‘张瑞发边说边从地上捡起两根木棍子，说：‘我们那会儿小孩拿着一根木棍子，一头用绳子系住，制成一个简易的鞭子，再配一个纸袋，就是抓虫子了。’”张瑞发说，他抓到了一只老鼠，说：“那些苍蝇小而细长，头黑，翅长，非常好辨认。”

一时之间，宽甸门丁尽数改行，张永祥舍为此情此景赋诗——鸭绿江渡泊，日照凯旋

致敬！英雄城市丹东



▲著名照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队伍正在通过简易浮桥——马市浮桥。

本报记者于力、高爽

你的脑海里，可能有这样一幅画面：鸭绿江面上白雪皑皑，**巨龙般的志愿军队伍正徒步通过架设在冰上的简易浮桥**，夕阳将战士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队伍的前端已经步入朝鲜，后端还在等待渡江。

照片中，战士们背对祖国，我们仿佛看见他们脸上的表情，那是定格静止的，勇士们的身上，一腔热血护沃土，万条铁臂挽乾坤，感慨，却在肆意喷薄。

照片的名字叫做《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由志愿军第64军政治部摄影组长黎宝林拍摄，最初发表于《解放日报》1951年第4期扉页，近70年间，它频繁出现在报纸、杂志、电视上，成为讴歌抗美援朝的经典之作。

照片上的浮桥就是抗美援朝期间著名的“马市浮桥”，位于丹东振安区九连城满州村。

马市有座浮桥不能忘

“马市这座浮桥不能忘，1951年1月下旬，我就是从马市浮桥跨过鸭绿江的。”站在马市浮桥遗址前，93岁的志愿军老兵王经目光灼灼，夕阳在他的脸上映出一道金黄，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

“现在看不到桥的影子了。”王经手指向江面，“那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多数浮桥是以数目的木板制成的帆船相连，后在帆船上面铺上厚实的木材，志愿军经常夜里过江，怕也是怕被发觉，次日凌晨就融化。”

许多是志愿军战士不同，王经是乘车从马市渡江的。时值隆冬，水位下降，志愿军

“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多少”——70年前，当战火燃烧到鸭绿江畔，安东（现丹东）人民发出了这样的钢铁誓言。

“志愿军妈妈到大连”“爱国老人宋传义”……—70年前，一个个普通的市民挺身而出站在支援抗美援朝第一线，成就了这座城市的英雄本色。

“安东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安东是英雄城市。”——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登上镇江山（现称锦江山）环视着美丽的城市时，发出了充满感情的赞叹。

鸭绿江大桥、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纪念馆、海岸学校……70年后走进丹东，大量遗址遗迹是无声的历史，见证着这座英雄城市的丰功伟绩

因他所居住的临江街是志愿军部队经常路过和宿营的地方，一次，宋传义带领队伍中有一位伤员，立刻迎上去扶到自己家，对老伴说：“当年咱这儿子参军，他牺牲在解放战争战场，他是革命青年，志愿军也是革命青年，都是咱的！”

这位伤员就是张明发，他在被宋传义夫妇照料两个月多星期后奔赴朝鲜战场。两个月后，他给宋传义写了这封信——类似的信，宋传义先后收到300多封，不论前线战事如何紧张，战士们都忘不了跟“老父亲”聊聊天，宋传义也经常给志愿军写信，介绍祖国建设和后方照顾军属等情况，鼓励战士在前方安心、勇敢杀敌。

抗美援朝期间，凤城出了一位有名的拥军模范，被称为“志愿军妈妈”的于大娘。1950年11月，有部分伤员在凤城养伤，于大娘每天给伤员们送去饭菜，还给他们洗衣服、缝补衣服。

一天，苏发成正在电线杆上架线，一架敌机飞来，苏发成手中的子弹在苏发成的身前身后炸开，落到地上，溅起尘土。“我父亲说他感觉脚底痒一阵抖动，敌机飞过后他从杆子上下来时，才发现他脚不远的地方，有一颗子弹把电线杆都打断了。”苏发成说。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义东线”施工完成时间比预计时间提前20小时，这时间提前1小时10分钟。

“这是所有志愿军战士的家”

“亲爱的宋大爷，离开您已经有两个月了。您对我们的关怀和亲切的照顾，使我感到祖国的温暖，我有这样可爱的祖国而骄傲。”

抗美援朝纪念馆馆长张树贵介绍说，之下，在鸭绿江水上，以鸭绿江大桥“新六线”架设“义东线”，保障以丹东电力供应。

“鸭绿江上”炸毁后，以丹东电力供应。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军频频轰炸丹东，很多人劝宋传义离开，他却坚持留下，只

本报记者于力、于非白、吴子钰

悠悠辽河，蜿蜒朝中朝。鸭绿江畔，一座大桥横亘江上，连接着中朝两国。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走的是这些桥；1951年初，东北军区后勤部为志愿军运送后勤供应，必的是这些桥；1951年10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直属汽车队运送大宗物资时，依靠的还是这些桥……

从1950年8月至1951年8月，**飞机空袭鸭绿江上的桥梁共5391架次**，多时每天3架次以上……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狂轰滥炸下，志愿军战士，我们兄弟姐妹们人在地上打地铺，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无数丹东人民将丹东看作自己的家，无数志愿军战士将丹东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这段历史，也使丹东与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联系得更加紧密。

70年前，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踏上这片土地向朝鲜开战，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环绕大街小巷，红色的烙印就深深镌刻在同志们的每一寸土地上。

70年斗转星移，如今硝烟炮火不再，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已深深融入这座边境城市和每一个丹东人民的血液之中。

奇迹源于军民同心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事交通部门，志愿军运输、铁路、工程、防务部队，以及援朝铁路和公路局，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首长的领导下，同“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队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美国军事实施所谓的“集中轰炸”“重点轰炸”和“绞杀战”等疯狂封锁和洪水猛兽的灾害，创造了随炸随修、持续不断的“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创造了“千条万条，运输第一”和运输、防护、抢救三位一体联合作战的宝贵经验，卓有成效地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中国军事交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只对老师说了一句话：早日凯旋。”三儿子韩东松说。

报道发出后，记者将报纸和照片寄到了韩文昌家中。“我们将照片发了一份，现在还挂在我大哥家中，让抗美援朝精神也在我们小家中传承。”韩东松说。

2017年韩文昌因病去世，生命后期，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三个儿子为了让老人开心，经常开车带他到鸭绿江边游玩。

韩雪松回忆，游览时父亲的目光常常是茫然空洞的，可当年行驶到当年他指挥过乐队的马市浮桥时，他的情绪突然激动，双手用力地挥舞着手臂。

“那时他已经分不清我们哥儿是谁，叫不出我们的名字了，可他仍记得那段岁月。”韩东松说。

鸭绿江上“姊妹桥”

在鸭绿江上，有两座“姊妹桥”并肩横在鸭绿江滔滔江水上，一座是鸭绿江大桥，一座是断桥。

“断桥”是鸭绿江上第一座大桥，是一条公路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该桥朝一侧被美军炸毁**，鸭绿江大桥最开始是铁路桥，后被据战事变化，被改成公路铁路两用桥，也是几经被炸后修复，和平时期担负联通中朝往来的重任。”85岁的抗美援朝精神研究会秘书长宋群基介绍道。

“姊妹桥”承担着志愿军过江、军物资供应，为后方支援前线的运输任务。

“侵略美军很快意识到‘姊妹桥’的重要作用，**开始连续不断地对两座大桥进行轰炸、扫射、轰炸**。”1950年11月8日上午，美军派出近百架B—29型轰炸机飞入新义州和鸭绿江上空，投下了大量的炸弹，公路大桥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朝方第8师被炸炸毁落江。

11月14日，美军继续出动飞机再次对大桥实施轰炸，朝方的三座桥被炸被炸，大桥彻底“瘫痪”，**如今，时过境迁，马市浮桥的身影已不见**，但它被老兵的心刻在如王经一样的万千志愿军老兵的心里。

如果将志愿军过浮桥照片的镜头拉近，还能在浮桥桥头捕捉到那个可见，江与岸的连接处，在志愿军队伍的身旁，一支乐队正在慷慨激昂地演奏。

《解放军进行曲》《朝鲜进行曲》……军乐声浪声达夜，天地寒，不多言，前程漫漫，墨里珍重。

“画面中负责指挥的年轻战士就是我父亲韩文昌，他当年只有21岁，”韩文昌二儿子韩雪松说，“演奏的目的，是欢送志愿军战士赴朝鲜参战。”

“1950年冬天跨鸭绿江，部队一般是傍晚过江，我父亲随队，为了让长长的志愿军队伍都能看到演奏，一场演出要进行好几个小时，为了防止乐师被冻住，有的团员会解开棉衣护着。”韩文昌大儿子韩有禄说。

“父亲在这别部队时，还见到了他的中学老师高树凯，两人相见时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谁都说不出话来，父亲说，见到自己的老师也是很多志愿军队伍，他的心情非常复杂，有同仇敌忾的激奋，有送别的心酸，还有担心，最后他

“断桥被炸毁时，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鸭绿江大桥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轨道铁路中一段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桥梁，切断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志愿军雄赳赳跨过鸭绿江上多少桥

体，在我们千山脚下埋葬不知道故乡是何处的战士。”

两座“看不见的”浮桥中间，有**仅存半壁的桥梁——河口断桥**，与鸭绿江断桥一样，它也曾惨遭美军飞机多次轰炸。

事情发生在1951年3月。“听我父亲讲，轰炸持续了很多天，最开始是小飞机顺着江流方向炸，可能因为没有瞄准，炮弹多是掉到水里。有一天来了架大飞机，在空中与桥体平行停留后投下炮弹，朝方一侧的桥就被炸断了。”冉庆臣说。

“我二大爷活活的时候，经常跟我们描述大桥被炸时的场景。”河口村党支部书记邵记邵卓军说，“那天，当时只有十多岁的一二大年在田间放猪，突然看到头顶有飞机，起初他并没有在意，但当他看见飞机投下炮弹，随即发出巨大爆炸声时，他被吓得跑到堤坝下蹲下，好久站不起来。”

“在河口村，有几座桥的故事比桃花更吸引人。”

第一座，是**座浮桥**。

“英雄精神，走英雄道路，创英雄伟业，做英雄儿女。”走进毛岸英学校，只听得读书声琅琅——这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学校建成于2003年，如今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校，是因为当年**毛岸英就是从校址对面的‘一座浮桥’上走向朝鲜**。”可以说，他在这里留下了自己在祖国最后的足迹。”“毛岸英学校校长于满泽说。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新婚不久的毛岸英请父亲到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翻译和秘书。1950年11月8日上午，美军空袭军机突然从空中落下，在作战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距他来到朝鲜，仅仅过去才34天。

第二座，也是**座浮桥**。

“桥”上主要是汽车火车运物资，还有很多志愿军战士也是从浮桥上通过的。”今年90岁的陈传福回忆，“江面有的地方没有冻结实，为了快速运输，部队在冰坑处搭上木板，所有战士都背包，然后一人抬一根抬渡桥，过一个1000多号人，滚一夜一夜才完全过江。”